

文史資料選輯

第三十八輯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國委員會
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

文史資料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六月一日

編輯凡例

一、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於保存和積累歷史資料，並推動撰寫資料工作的開展。所選的資料大都是撰寫者的親身經歷和見聞，有一定的史料價值，但由於每個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，所述史實可能不盡翔實，觀點可能不盡正確，因此，本選輯只在內部作為不定期刊物發行，以供歷史研究工作者的參考。

二、本選輯所選的資料，包括從清末到全國解放各個時期的歷史的各个方面，不拘體裁，只要有史料價值，均可選入。

三、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。

四、本選輯對來稿可加以選錄、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。

目 录

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断回忆	張邦永(1)
四十年来的仁立公司	朱繼圣 凌其峻(23)
三才生煤矿投靠官僚資本的始末	黃明安(52)
天津的洋行与买办	畢鳴岐(69)
我在汉口礼和洋行十五年的見聞	張高級(98)
从日商若林药房到自办民生药房	王仲南(111)
旧上海的大賭窟之一——回力球場.....	毛嘯岑(123)
漫談黃楚九及其“事业”	平襟亚(146)
豫西旧社会軍匪橫行的概况	王凌云(158)
河南內乡土皇帝別廷芳.....	別光典(176)
我所接触的豫北紅枪会.....	王振民(190)
樊鍾秀事略	張 鈞(196)
我所知道的洪門史实	樊崧甫(207)
司徒美堂与美洲洪門致公堂	司徒丙鶴(228)
包头流氓低层社会的“梁山”	刘映元(258)

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断回忆

張 邦 永

段祺瑞当政的中国政府在1917年8月14日宣布对德宣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英法两国立即开始招募华工到法国战场上去。它们与段政府商定的华工数目，英国方面是十万人，法国方面是五万人，实际都是招足了。法国所招募的华工情况我知道的太少，这里只说我亲身经历的英国方面的情况。

一

那时我刚读完清华学校的中等科，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度暑假。9月初开学时就将升入高等科，高等科四年毕业，就将享受公费留美的权利。但在8月20日，接到一封在北京消夏的同班同学刘沛章的来信，说他已在北京英国公使馆考取头等华工翻译，即将去威海卫编队；从威海卫坐轮船到法国战场上去；薪水是每月一百二十元，吃的、穿的和往返旅费，都不须自己付钱；并且说，除在战场上能够看见全世界最高的科学成就外，战后还可到欧洲各大城市去游历；又说招考还在进行，问我们愿不愿意应考。我们见信后，不但一些与刘沛章同班的中等科毕业生决定去考，高等科一年级的吴泽湘（1925年起在外交部工作），和高等科二年级的张保（1940年在重庆当国民党政府的税务署长，更名张静愚），也都决定去。我当时

正感到經濟困难，連开学时买书的錢都沒有，所以也決定去。同去的共五人。

到北京英國公使館後，一個英國人用英語對我們五個人分別問了幾句話，就叫我們去檢查身體。檢查身體只是听听心脏，看看眼睛和生殖器，進行得也很快。此事一完，就宣布我們五人都考上頭等翻譯，同時給我們每人一張由北京到天津的二等火車票，和一封共同的介紹信，叫我們第二天就起程。天津的英國輪船公司看了介紹信後，立即派一名工人引我們上輪船，当晚就开了船。同船有五、六百名工人，有一个英國人領導。次日午後來到山東半島東北岸邊的威海衛時，已有些人在碼頭上等着，一個人把我們五人領到翻譯房，其餘一些人則領了工人到帳篷中去。

當時的威海衛，只是一個鄉村模樣，市中不過一百來棟舊式平房，市外有一座小洋樓，是英國人住的。工人住的大片帳篷都搭在半山坡上；其中夾有五、六棟木房，就是翻譯房、辦公室和庫房所在。電燈電話，都是因陋就簡地新安裝不久的。統率這一切的人，是英國駐威海衛的領事，名叫馬斯(Moss)。

我們進翻譯房時，那里已有二十一人。六個是頭等翻譯，薪水同我們一樣，每月一百二十元；四個二等翻譯，月薪九十元；十個三等翻譯，月薪六十元。我遇到一個同鄉魯繼曾，四川保寧人，杭州之江大學三年級學生。他比我大六歲(二十六歲)，已很會觀察事情。他說威海衛的事情辦得很快，已經開走了二千多人；青島方面開走的人還多些。他說英國人在青島方面招的工人，大都是山東的農民，招的翻譯則大都是從上海和漢口兩處來的。威海衛方面招的工人山東人占一半，天津來的也占一半，翻譯則都是北京和天津的學生。青島和威海衛兩方面的工頭大都是英國人，另外招有中國碼

头工人和教徒，其中也有些铁路上的工头。我说：“据说，招募华工是英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合办的，青岛和威海卫大概都有英国政府的代表吧？”鲁说：“没有、没有，你没看见报上说的，段政府对外是宣而不战，对内是战而不宣么？”

第二天，馬斯找我們五人去談話，首先給我們看需要我們簽字的一份中英文對照的合同；條文我記不清楚了，大旨是：（1）中國政府已經宣布參戰，參戰是中國人民應盡的義務；（2）頭等翻譯的薪水每人每月一百二十元，一半由英國政府負責按月匯到簽字人家里，一半在法國按月發給簽字人另用；本人的衣、食、住、行各項費用物資，概由英國政府免費供給，其等級與英國的尉官相同，但不給委任狀也不作戰；（3）戰事結束後，翻譯可到歐洲各大城市去游歷，往返途中也可游覽，旅費自備，英國政府也將給以可能的便利；（4）翻譯須服從英國軍官的指揮；（5）合同有效期間三年。

馬斯見我對合同沒有異議，就叫我簽字，簽字時我發現只簽一份給他，不照常例雙方各執一份。馬斯說，這是中國政府同意了，合同中的條款有雙方政府担保，不必過慮。我也信以為真，當時很滿意。馬斯又叫我寫信回清華學校，多叫些同學來，郵費也不須我付，只把信交給他就行了。

當天下午我領到了三個月的薪水（三百六十元）和秋季的服裝。工人和工頭也是這樣，不過他們服裝的質量差些，工人的薪水是每人每月三十二元。工頭分三級，每高一級大約多六元，具體數目記不清楚了。

第三天上午，大家穿上新衣去編號。工人和工頭的號碼都是在銅片上打好了的，臨時把銅片卷成一個鐮子，用機器扎在他們手右上（直到三年合同期滿回到青島時，才用機器把銅鐮卸開取下）。

翻譯的號碼，則是自己到銀店裏去買一個橢圓形的小銀牌子來打數目字，形式好看一點，也必須經常帶在右手上，只是不工作時可以自己取下來。從此以後，工人都叫號數，翻譯雖叫姓名，但須記住自己的號數（我的號數是四〇八四三），有事時仍以號數為準。

編號之後，各人都捧着用粉筆寫好號碼的小石板放在胸前照相；後來把相片貼在自己的薪水本子上。每次發薪時，領款人在薪水上打手印，發薪水的英國人，則在各人的薪水本子中登記一筆。

第四天就編隊。每班十五人，另加一個工頭，他左右袖口上都釘好一條紅布帶，所以普通叫他“一道”。一班人叫“一篷”，因為這十六個人同住在一個帳篷中，在威海衛是這樣，後來在法國戰場上也是這樣。三篷為一排，有一個“兩道”的工頭帶領。三排為一連，有一個“三道”的工頭帶領。每營三連，有翻譯二人，和英國營長一人，合計四百四十七人。這是在威海衛時的編隊。到法國海邊的英軍華工總部後還要加些英國工頭，下文再談。

編隊後，每天早晚各下操一小時，餘時可以自由活動。第一次下操回來時，營長到一個華工住的帳篷裏，叫一個帶有辮子的華工張彥彬去剪辮子，營長的中国話說得很好，而且是北方話。張彥彬說：“誰也不能剪我的辮子，要剪就取消合同，給我船票和車票，我自己回河間縣去。”營長說：“大家都沒辮子，你一個人帶辮子，多難看呀！同我去吧。”同時就伸手拉他。張彥彬推開營長的手，怒目而視地對營長說：“中國人歷來都有辮子，怎麼會難看？你要動手，就來吧！”張堅決的氣概，環觀的人都為之瞠目，營長看出那是一個威武不能屈的人，也就搭訕着說：“好、好，以後再講吧。”我當時就很敬重此人。後來見他不輕言笑，却很樂於替人寫家信，不受任何

報酬。同他熟习的人說，他原是教书先生，所以叫他“張先生”。我說：“你們也叫我張先生，莫弄混了，只叫他‘先生’好不好？”張在旁听見，对我一笑表示承认。从此“先生”二字就成了他的专称。有人說他的太极拳打得好得很，常常半夜起来光着上身打拳，却不肯教人。

第七天，我們那一营同其他四营，共两千多人，同搭一只英国太古公司的輪船，經日本到加拿大西岸的“梵科瓦”(Vancouver)。登輪后，翻譯住的房間和吃的飯食，都远不如輪船上的英国士兵，这是明显地違背了合同。十个翻譯同去向英国領队交涉。英国領队名发美尔(Farmer)，是天津某洋行的职员，說一口很好的北方話。他說輪船是从香港来的，已經沒有空位，翻譯的住房无法改了；伙食可以改为西餐，但須到廚房去吃，不能进餐厅，这是輪船上的規矩。上海来的翻譯也說外国輪船确有这种規矩，中国人無論怎样鬧，只能住下层的中国艙，不能住楼上的外国艙，所以我們也就委曲求全了。

輪船在日本的大阪上煤停了三天，沒让中国人上岸；到橫濱又停三天，仍然禁止中国人上岸。翻譯們根据合同向領队交涉，領队答应我們上去玩一天，但要我們保証工人們不提出同样要求；由此我們知道，英国人对于合同是沒有誠心遵守的。五个营的二千多人，挤在一条船上，經過十八天之久，沒有活动的机会，影响健康很大，害病的和吃不下飯的工人，逐天多起来。到了荒蕪的梵科瓦碼頭后，大家才到山間和海边舒散了三天，把健康恢复过来。

由梵科瓦分乘五列火車，橫穿加拿大，走了八天八夜才到哈利法克斯(Halifax)。沿途停車时，不准中国人踏上月台一步，我們始終縮在車廂里。在西段，从車中向窗外望去，只見白雪皚皚的山

峰，和在从树中时隐时现的小溪。加拿大的中部是广阔无边的干枯了的草原，既无人烟，也无房舍（除车站外）。到终点的哈利法克斯，望见了一座美丽的城市，但火车停在轮船边，下火车后，穿过月台就进轮船，根本没看见该市的内容。到法国后，在报上看见，该市因停在码头上的军火轮船的爆炸而完全毁灭时，我们都为那样美丽的城市而深为惋惜。

这只载重两万吨的轮船，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，是由俘获的德国运输舰改装的。船名“鳩丽亚斯”（Julius），身长一百零八码、其高度，从船舷数上去有十三层。威海卫和青岛两处来的华工约共五千人，只住了一、二两层，其中还夹有操场和戏院。翻译住在顶层，上下乘电梯。

同路航行的还有八只轮船，听说都是万吨左右的，排列在鳩丽亚斯的四周，相距都在四百码以上，那些船上装的什么都看不清楚。商船之外，还有许多军舰和鱼雷艇保护着。向前后左右望去，都看见它们散布到天边的尽头。在行近英国的第七第八两天，听说护航的军舰增加了很多。有人用望远镜看了后说，四面都是舰队，散布到二十余英里之远。

从哈利法克斯出来以后，天天都有很大的风浪。在太平洋中经常看见的光滑如镜的洋面，在大西洋中根本没见过。第五天的风浪特别大，接近鳩丽亚斯的轮船簸动得很险。远处的鱼雷艇，则好像在形似山岳的巨浪中穿进穿出。我们这只大船，则把涌来的巨浪，劈成瀑布似的宽大的水帘，高悬在我们的两侧。

第七天早上选了二十几个眼力特别好的华工分班到顶上去守望，每班四人，了望两小时。选去的华工，都认为担当的是关系全船一万多人的生命的重责，大家都冒着刺骨的雪风，认真负责地了

望。第八天一早，船头的两个华工发现一个可疑的“小点子”。船方用望远镜复查后，一面鸣炮告警，一面传语全船各人都捆上救生带，同时轮船也改走“之”字路线。我们看见几只小军舰向出现“小点子”的洋面驶去，放了些深水炸弹，历时两点多钟才解除警报。（防卫虽然这样严密，我们到法国三个月后，听说，这只大轮船还是被德国的潜水艇用鱼雷炸沉了。）

第八天晚间，《鳩丽亚斯》巨轮进入利物浦港，也是与火车平行停泊着，华工下轮后，穿过月台就上火车。人一上齐，就连夜开车，次晨就到英格兰东岸的“福克斯”镇(Folks town)。我们穿过了工厂林立的英格兰中部，但什么也没看见——为防德国飞机轰炸，车上的窗帘闭得很紧。

二

福克斯镇上的大群帐篷，散乱地安设在一列山边的平原上。帐篷间夹着些树木，加以帐篷顶上涂有黄一块绿一块的颜色，天空的敌机一定难于辨认。帐篷很多，大都是长方形（也有少数圆顶的），杂乱地安置在大约三个平方英里的平原上。北边住的是英兵，南边已住了一大批华工。我们一到，就有很多华工来迎接我们，替我们带路，帮我们安设铺位，指示我们领饭领开水和大小便的地方；然后三三两两地坐在地铺上谈起来。据说我们在那里等候小轮过英伦海峡。由于海峡中时常发现德国潜水艇，小轮时常停驶；有些人已等候三天了。吃的是面包、饼干和各种罐头（翻译多一样黄油），但数量有规定，装不满肚子。尽管这样，当天晚上，许多早到的华工和翻译，还是节省出饼干和罐头，各自招待自己的同乡或朋友。

我们在福克斯镇只住了一夜，就坐小轮过海。下轮后走了两点

多钟，就到华工总部所在的駱耶耳(Loyelle)。这是法国东海岸上的一个小村子，华工总部只是村外平地上搭的一些圓頂帳篷，夹着一些长方形的小木房。这与福克斯鎮不同，不但沒有树木遮掩，而且把几十个帳篷划为一組，四周用鉄絲网圍着，門口有荷枪实彈的英兵把守。我們那一营恰恰住滿一組帳篷，一进去就不准单身出来，也沒人来看望我們。

次日整营到大操場去編队，有許多荷枪的英兵随去，也有不少的英国軍官和弁目。分排列队后，每班来了一个左臂上带着一條黃色短条的英兵，每排加一个带两条的，每連加一个带三条的。后来华工都叫他們为英国“一道”、英国“两道”、英国“三道”。英国“一道”不但要管中国“一道”，有时还要管中国“三道”，也直接管华工。此外还加了中国大队长(“四道”)和英国大队长(Sergeant Major)各一人，炊事員四人、勤务員六人，又裁縫、皮匠、理发师各一个，連翻譯二人，全营合計五百人，即：

工人二十七班，每班十五人	405人
中、英工头各四十人	80人
炊事員四人、勤务員六人和翻譯二人	12人
裁縫、皮匠、理发师各一人	3人
全营合計	500人

以上这些人，在操場上編队后都算确定了，只有中国大队长后来換了两次。最后換来的冉振海是河北保定人，四十来岁，身強力大，天主教徒，能說一点英文。他原来的职业，我們虽同处将近三年，从沒听他說过。他是第一批到駱耶耳的，他說那一批有一百多人，已在駱耶耳受了一个多月的訓練。华工总办普登上校(Colonel Pourton)和会办魯斯頓上校(Colonel Ruxton)每天輪流給他們

講話。他們那一批人，已經派出來工作，最低是“三道”，一般是大隊長。他們的總隊長姓姜，外國人叫他約翰，也是華工總部的總隊長，月薪一百八十元。我後來聽說，普登是在中國生長的，在上海英國工部局搞過多年，四十歲以後調到南非洲的英國殖民地工作，新近由南非洲調來當華工總辦。魯斯頓也是從上海英國工部局來的。1930年他在上海當鹽政局稅警科的副科長。姜總隊長則是上海英國工部局的一個巡捕頭。

書歸正傳，還是說1917年11月間，在駱耶爾編隊的事吧。此時營長換為一個英國軍官，名李笛亞迪(Lydyart)，三十來歲，貴族出身，大學畢業，受過短期的軍訓。此人很會擺架子，實際卻胆小，遇到情勢嚴重時，會立即改變方向。這是後來我們從多次鬥爭中摸到的他的個性。營長之外，還加了兩個副官，其中一人會說很好的上海話，滿臉烟容，肯定是一個大癮客。這三個軍官都是英國中央政府委任的，其待遇比四十個沒有受到任命的英國弁目高得多。這三個軍官每人住一個帳篷，每人有一個勤務員。

李笛亞迪營長在操場編隊時，就說要剪“先生”的辮子。舊營長（後來編到別隊當副官）當時就把曾在威海衛想剪“先生”發辮的經過告訴了他，並說：“先生”不好惹，且會打拳。李營長說他有辦法。當天下午，他帶著姜總隊長和一個理髮師（華工）到營里來。姜總隊長身材高大，大家都聽說他精通中國和外國的拳術。他用很流利的洋涇濱英國話與李營長邊走邊談，走近“先生”的帳篷時，他才改用中國話大聲說，帶著辮子到外國來，是丟中國人的臉，叫“先生”立即剪掉。理髮師拿著剪子走攏去，但見“先生”怒目而視，不敢動手。姜總隊長逼近一步，“先生”側身，用二指在他背上點一點，姜就站不住腳，向前晃了四、五步。姜掉轉身來暴怒地說“你竟敢動手”，

跟即抓着“先生”的辮子。“先生”只用二指一捏，那只紧握辮子的右手立刻五指分散了；“先生”再用左手一推，姜即晃到营长面前，幸而营长把他扶住，沒有跌下去。圍观的中英工头都哄堂大笑，营长也笑了。姜臉紅筋脹，蹣到人群后面去了。“先生”才指着姜总队长說：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我丢了中国人什么臉？”他又轉过头来对李营长說：“我在威海卫就說过，我的辮子是不剪的，要剪就送我回去。現在我还是愿意回去的。”我把“先生”的話翻完后，李营长說：“算了，算了，拖着辮子也沒多大关系。”从此之后，“先生”更为全营华工所敬重，在后来的多次斗争中，他起了很好的团结本营工人的作用。

第三天午后，“先生”同我下象棋时，突然問我說：“你說长毛賊那些人好不好？”我說：“你一定贊成他們，他們都是留着头发不剪的。”“先生”又說：“有人說，长毛賊留的是滿头，不是辮子，对不对？”我說：“他們是汉人，汉人从来就留滿头，清軍入关才强迫汉人剪成辮子的。洪秀全要保存汉人的真象，当然留滿头；你是滿人，当然留辮子。”“先生”眯着一只眼睛說：“你还以为我是一个滿洲人？”

第四天下午，李营长問我那条辮子为什么剪了？我把实情告訴他后，他又說：“听说这一营的工人都很听他的話，是真的么？”我知道他在打“先生”的主意，所以答复他說：“他不大說話，工人也很少同他說話。”李营长又說：“叫他当工头，一定管得着工人。”我說他的脾气很古怪，不見得愿意干。第五天上午不知“先生”从哪里听见了这个話，他故意当着冉大队长用威胁的口吻說：“哪个要拿我去討好，他是自找苦吃。”

三

隊編好后，我們被排為第十三營。在駱耶爾一共住了八天，就整隊上火車，到法國東北邊上的阿拉斯(Arrass)去挖戰壕。原有三十多万人的阿拉斯城，經過三年多的戰火，已全是敗瓦頹垣。間或看見幾個婦孺，也是蓬頭垢面，住在頹垣下面的地窖中，以求乞或賣淫為生。我們就在這些頹垣里搭帳篷，利用頹垣下面的空隙作地下室。遇着空襲或敵人的炮轟，就鑽進地下室。我們到后，安好帳篷就吃晚飯。晚餐是每人半磅麵包和一洋鉄盒子的洋山芋。洋山芋是夾着洋葱和牛肉燒的；飯量大的人可以增添一次，所以都能吃飽。吃完就去睡。睡六小時后，聽見哨子响，趕即起床，又照樣吃一頓，即奉令打好背包（兩條軍毯、一塊膠布、一條褥子、一件雨衣、兩件襯衫和一套衛生褲褂），去領口糧。背包之外，挂有水瓶、膠鞋、洋鉄飯盒（內裝洋鉄匙子），腋下另挂口糧袋一個。領的口糧是供三天三夜之用的，計有壓緊的餅干三十六塊，牛肉罐頭三個，紙烟三包（十支裝），洋火一盒；翻譯多三小塊黃油。

挖戰壕的地方已在敵人步槍射程之內，有些地方，與敵方戰壕的距離不過五十碼。我們是站在戰壕內挖戰壕，把挖出的沙土扔到前面，人身都在壕內。挖好六英尺深，三英尺寬，英兵才進來，所以我們實際是在最前綫。這與在威海衛時所訂合同中“不作戰”的話，是不相符的。遇到下雪時，滿臉飄着雪花，遇到天晴雪化，壕內泥漿沒脛，輪班睡覺時也只得站着睡，其苦更甚。英兵只在挖好的戰壕中守護陣地。軍官和機關槍手，更在后面蓋好頂棚的戰壕中守着，隨時可坐可臥，有些還能玩卜克，講笑話，與華工相比，苦樂懸殊。

我們第十三營的華工，這樣出去三天，退休三天，勞苦了四十

多天之后，到聖誕前夕，遭受到更大的痛苦。我們初上前綫時，英國人宣傳說，他們新發明的坦克車很厲害，德國人却沒有，不久之後，坦克車多了，就要大規模地進攻。那知就在聖誕前夕，大家正在談論聖誕節的禮物怎麼還沒來時，敵人的大炮聲和坦克的轟隆聲，震天地響了。有人伸頭望去，在月光下面已能看出，一長串的敵人的坦克車正在爬向我們。我們到後面去找英國軍官，通通不見了；回轉來時，監工的英兵也都不見了。這時有人一喊：“退回哩坡特耳(Le Portel，這是我們來時經過的分区司令部所在地)”，大家才倉皇地後退。起初在戰壕中彎彎曲曲地跑，後來又在坎坷不平的地面上跑，一氣跑完三十幾里，到達目的地時，我們的三個軍官都已找好住處，正在找勤務員給他們安床。我們氣極了，同到司令部告狀，司令部問明我們是十三營後，叫我們先到指定的一個空商店裏去安床鋪吃飯，把傷號送到醫院去，再寫報告交自己的營長轉呈。我們當晚把報告寫好，大隊長冉振海不簽名，也不理他，由其餘三十幾個工頭(有四個工頭受傷)簽名後，面交李營長。一連兩天沒有回信。這兩天吃得較好，還可隨便走動，工人的氣也消了些。第三天叫我們到卡勒(Calais)去轉運糧食和軍需。我們知道後方比前綫好得多，不等回信就上火車去了。

卡勒是一個龐大的轉運站，要把輪船上運來的給養和各種軍需品卸入倉庫，堆上很高的垛子；再逐日把各戰區需要的物品，照上面發下的清單，從許多倉庫的高垛子上搬下裝進火車運到前方去。那里共有三個華工大營。我們住的那個大營，早已住有四營華工，加上我們就是五營了。各營之間，也像在駱耶耳的一樣，用八英尺高的鉄絲網隔開，門口有英兵把守，不准華工隨便出入。每個鉄絲網內，有十四棟長方形的木房，每房能安五十人的地鋪。地板之

下就是防空壕。木房前面有个操场，供排队和打篮球之用。除三个军官住在附近的特区外，全营都在一个圈里，厨房和厕所也都在内，所以大家都认为比前綫好多了。但从次日起，烦恼的事情，就接二连三地发生。

第二天一早，一个英国工头从厕所中拉出一个华工，要罚他立正五分钟，说那是英国人的厕所，中国人不该去。这就引起全体华工的愤怒。英国工头都围起来替他们的人助威，大队长冉振海也帮助英国工头，说各营华工都遵守那个定章。在大队长提到所谓定章时，新出现的英国军官的威风立即高涨，说：“以后一切要守规则，违反者，轻则罚站，重则罚禁闭，罚劳役，受罚两次不改，就要送到英雄队去。”我们谁都没见过英雄队，合同中也无这样的规定。但大队长冉振海却活神活现地说：他在駱耶耳见过，说队里的英雄，谁也不敢乱说乱动，说每天工作十六小时，吃的都是冷的，一不听话就用皮鞭打，用开水淋身，用铁丝刷子刷皮等等。

午后到粮站去装车。大家都还不懂怎样做法。中国工头与英国工头之间话也不通，两个翻译又应接不及，而英国工头同粮站上的英国人却又乱骂起来了。中国工头责备英国工头说：“你们应该先学会再来教给我们看，那有不教不看就会做好的事？你们说的办法不符合站上的要求。站上吵起来，你们怎么又不负责？”粮站的英国人这才看清事情的真相，对中国工头具体地讲明作法，才解决了纷乱的状态。但时间已耽误了很多，五点钟下班时，只装好四车，还差四车。因为每营半天该装八车，每天该装十六车。工人毫不含糊地说：“今晚再干，合情合理的工作，我们决不推辞。”

当晚，干了一个多小时就装满了四车。以后也是半天四小时的工作，三个小时就作完。但英国人既不许我们提早散工，也不承认